

右台仙館筆記

右台仙館筆記卷六

曲園居士

湖北咸甯有某氏女頗娟好粵寇之亂有賊數人突入其家見女豔之欲劫之去其父母村農也駭癡不曉事謂賊曰吾女已許嫁某村某氏子矣安能從汝賊曰易耳吾往某村殺某氏子則爾女可從我矣父母曰雖殺某氏子亦不汝從賊曰然則并汝二人殺之爾女可從我矣女見事急從容謂父母曰吾父母何老悖如此我得嫁將軍異日爲妃爲后未可知也豈戀此田舍郎哉又謂賊曰我從將軍去父母老悖不足與語父母率女

衣而哭女揮手曰兒此去大好何用悲苦然父母宜卽
日他徙不然地方官府知兒從賊必以爲父母罪矣言
已從賊竟去甫行數里又謂賊曰吾固許嫁某氏子今
從將軍去異日某氏必向父母索女且爲父母累幸此
地距某村近宜往與訣絕賊從之女平時固常至壻家
且爲其姑所憐愛及是乃徑謂其姑告別且謂之曰舅
姑宜卽日他徙不然地方官府知兒從賊必以爲舅姑
罪矣其姑聞之泣女不顧而行賊欲犯之輒好語之曰
我固從汝然須成禮不可苟合行一二日賊又欲犯之
女度父母舅姑皆已他徙乃抗聲大罵曰狗奴我良家

女且已許嫁某氏子豈從汝輩犬彘哉賊見其意嚙變
大駭尚以其貌美不忍殺以甘言勸慰女罵益厲自以
頭觸賊刃遂見害此事余大兒婦言之以不記其姓氏
爲憾余曰是無傷也明史列女傳所載如招遠孝女石
門丐婦上海某氏六安女之類皆不詳其姓氏至今何
嘗不炳然史策哉

蘇州桃花陽有缸瓷阿慶者

髡俗字古無之集韻有甄字蒲孟切音膨祖屬或卽

此多臂力鄉里咸憚之有某甲與之忤慶糾其黨欲毆
之甲懼奔告於慶之妻父其妻父曰是不可以理論也
汝謹避之而已甲匿數月偶出遇慶於途痛毆之甲憤

且愧歸則吞生鴉片煙而死鄉里莫敢爲一言久之阿
慶亦死其子曰二和尚年長矣家亦小康一日白市上
晚歸遇甲於塗呼曰汝父殺余余今且殺汝和尚大駭
狂奔歸家遂大病述所見家人大具牲醴以祭之久之
病始愈踰年又遇諸塗歸又大病家人爲焚紙錢無算
久之病亦愈而和尚以久病遂失業家亦落一日又遇
諸塗和尚習見之亦不畏也謂甲曰吾今非昔比矣齋
食不繼生亦無味顧安所得死甲曰何不食生鴉片煙
和尚諾之至夜謂家人曰某甲教我以禦貧之計吾從
其教已食生鴉片煙矣家人方驚愕而和尚忽跳擲號

呼移時竟死

門人王夢徵言其鄉先輩有觀察卽公者微時讀書於
蒯氏之園一夜聞池中澎湃有聲俄一人推扉入面色
微頰巖巖有鬚向公長跪問何人則叩首曰公勿怖我
乃鬼也生前爲蒯氏僕失足死池中冥司憐我無罪而
死且沈淪三載不求替代將保我爲土地神然仍須陽
間貴人一保狀故敬來求公也公笑曰我一介寒儒且
陰陽路隔何能爲鬼苦求不已公乃取名紙書一保字
付之欣然叩謝而去次日問諸蒯氏果有此僕云後公
以編修視學江西攜眷屬乘舟赴任守風泊一山下見

士女往來如蟻問其故曰此山土地神精靈異今值生
辰故數十里內咸來瞻拜此年年一盛會也公有子纔
十齡聞之欲往乃使數僕負之上山至則笙歌鼎沸百
戲裸陳觀者環立如堵精諸健僕擁公子直至神前公
子忽仆口流白沫呼之不應掖之不醒僕知子神怒急
叩首謝無益眾人曰是非其父母來不可快急歸遽於
公公不得已具香燭與夫人登山既至廟中仰瞻神像
宛然蒯氏僕也乃曰子非數年以前求吾作保者乎今
得志何漠然無故舊情也且孺子無知有何干犯而遂
戕至此其平日妄作威福可知余誤保矣言已舉手批

其類神首應手而墜公字懶錄狀惘然公爲述其故自
是祥火遂絕

蘇州珠明寺有癡和尚者蓬頭垢面嬉笑無度其狀類
癡人因以爲號也常數日不食或一日而食數日之食
冬夏衣一短布衲不易亦不敝畜一黑犬跬步不離每
晨必出城登楓橋向西方呼吸良久而返市中果餌鮮
菜任意攫食食畢納其餘於袖中凡經其攫食者是日
稱市三倍故人皆樂之不賁直亦從不予直也若強之
食則必如直而償或卻之則投其錢而去好與兒童嬉
弄中物輒分給之亦有索之而不與者莫測其意也又

能醫人有病者招之輒往或不往則病不治矣有陸某
病療羣醫束手乃延之診治北至已死矣和尚熟視大
笑急索筆書一方云泰山石一片蟠桃仁二十粒扶桑
木一株用黃河水煎服雖之和尚又大笑索火焚之以
其灰和茶罐死者口中須臾卽活病若失其醫他人用
藥悉類此皆燒灰和水飲之也一日至日昃不起寺僧
異之窺其戶異香滿室入視則已圓寂矣鼻之輕如蟬
翼其所畜黑犬尋亦死

俗謂懸物曰弔湯臨川牡丹亭曲曰高弔起文章鉅公
則明人已然矣因而以縊死爲弔死其字實當爲上玉

篇了都了了切懸物貌了了切其音如鳥與弔略殊
然亦一聲之轉廣韻上聲有鳥字都了切讀如鳥去聲
有鳥字多嘯切讀如弔然則上亦可讀如弔矣相沿既
久遂莫能改河南省城有所謂老弔爺者縊死鬼也其
人姓張名子和生時以賣布爲業一日負布數匹售之
於市爲賊所竊憤而縊死死後頗著靈異縣中捕役奉
以爲神尊之曰老弔爺爲之立廟凡捕盜賊不得則禱
之輒有應其始惟祥符縣有廟後中牟縣捕役禱而應
因亦立廟余親家翁樊玉農觀察曾宰中牟其長女卽
余長子婦也時尚幼曾往觀之神像高纔二尺許立而

不坐手執兩繖背負布數端宛然一市井中人也祥符
有富民某姓者生一兒雇村婦乳之婦負兒出游俄失
兒所在大索不獲問於官官命役蹤跡之亦竟杳然役
禱於老弔爺出而有鴉噪於前若相導者因祝之曰爾
果神歟請止鴉卽止又祝之曰爾果神歟請飛鴉卽飛
乃隨之行至城外一處鴉集於地而噪就其地發之則
兒屍存焉斷而爲八矣然莫知爲何人所賊禱於神神
亦不復指示時村婦已去久之復入城言於其主曰殺
兒者卽吾夫也吾夫素無賴頻向我索錢未滿其欲因
促我歸我戀所乳兒未忍言去夫憤怒乘我不覺抱兒

去殺之也於是官逮其夫至訊之如婦言乃論如律婦
誠愚豈惜然不知殺人之必償其命歟殆亦若有使之
者矣

樊和氣湖北咸甯人余大兒婦之再從兄女也其父名
希森以財雄於鄉咸豐二年粵寇至希深全家遷居省
城中俄而賊圍省城時和氣甫十三歲父素所憐愛謂
之曰吾全家無脫理汝年幼可偕僕媼輩逃匿吾止汝
一女無俱死也和氣曰父言誤矣父母止我一女祖父
母不止父一子乎父宜亡去存先人血食一家細弱俱
宜早死免爲父累父乃命我逃匿設不幸落賊手人必

曰樊氏女爲賊所得矣此言父豈樂聞哉已而賊圍益急城且旦夕破舉家和藥以待及城陷父將飲之和氣奪其藥去而謂其母曰此母與兒輩所宜服也兒請先母嘗之言已卽舉藥一引而盡曰此藥甘如飴耳諸婦女亦有飲者俄聞賊已封刃且傳僞檄安民矣乃各以藥解之諸婦女皆蘇惟和氣最先飲毒深不可救竟死時倉卒不得棺乃納其屍於棚中而埋之屋後積灰之下未幾賊至其居舉家分散各不能相顧賊退始先後歸其家男婦數十人皆幸無恙獨和氣死耳因復入城至故所居發積灰求之其櫬固在啟之屍尚未腐面色

如生乃具衣衾改斂之其手足猶可屈伸惟腰閒若有微創蓋先時納屍櫛中誤傷之也然人雖見之慮其母傷悼亦不以告久之和氣見夢於其母曰兒本仙女死仍爲仙今在杏花仙女處甚安樂惟腰閒微覺痛楚亦無大苦毋勿念也母覺以請人不解腰痛之故人始以所見告益信夢之非妄矣

大兒婦樊氏言其家庖人治一體已以箸夾其頭將斷之忽其尾閒又出一物如頭然庖人詫曰豈此體有兩頭歟強納入之復以箸夾其頭頭出而尾閒物亦出庖人大怪之乃曰吾熟爾於釜中看爾有何怪異及熟而

剖之則中有一人焉其狀如老翁鬚眉宛然頭戴風帽
身披氅衣但不見其足耳僕婦輩傳觀之兒婦時尚幼
亦取視焉雖已乾腊尚可用把玩其諸庖人曰此鼈寶也
生得而畜之則可以盡得天下之寶矣庖人乃大悔
高君者與臨平周氏有連余昔寓臨平屢見之人以其
行七呼爲七先生忘其名矣喜食鱧魚每使其子婦手
治之一日其子婦治一鱧未奏刀而鱗開血溢出詫曰
此鱧有異吾未之見也及熟而進之以其異告勸翁勿
食高殊不之信笑曰魚必有血此何足異竟食之是日
遂死按鱧魚首有七星亦名七星魚道家以雁爲天厭

夫爲地厭鱧爲水厭鱧是爲三厭高君膏食鱧卒以隕命可不戒歟

蘇州閶門內有屋一區浙人唐氏僦以鬻絹帛余妻昆弟之子姚穀孫與其事一夕與同業某氏子夜話頗久覺有飢意乃攜雞卵數枚欲就廚下熟而食之甫出戶而所執之燭驟滅是屋素著怪異穀孫習之亦不畏也笑曰豈其鬼歟呼某氏子復以燭來及至廚下而燭又滅穀孫曰汝能滅之我不能然之歟乃與某氏子各執一燭且各藏火種此滅則彼然彼滅則此然屢滅屢然竟煮熟雞卵食之而返又小倉口一屋亦有怪異余嘗

僦居之余長子紹萊與女壻許子原同臥一室中夜深不寐偶思得食是日適有祀神之雞雖已啟毛取血未熟也乃就窗外短牆上一小火鑪置鑪於上入雞其中敲石取火束薪蒸而然之兩人皆不習爨烹久之不熟而意亦倦抽薪滅火仍歸就枕俄聞窗外有扇聲又有薪柴爆裂聲慮火未盡滅或致上炎偕出視之則鑪內初無一星之燄而鑪中已鬻然沸矣發而觀焉雞已爛熟可食初不知其所由姑取而飽食竟無他異余謂此必狐魅爲之非鬼也

河南中牟縣民間一女子生而兩目與人異其瞳子旁

有白痕一綫圍之自幼能見神鬼甫能言卽言空中某
神人過某仙人過人雖不之信然以某神某仙之名非
童穉所能知亦頗異之也五六歲時卽能爲人醫病久
之其名大盛延請之者無虛日其治病也不切脈處方
隨意以一草一果食之或使人入市買藥物少許所買
藥皆人所常用之品且所值不過一二十錢而病人服
之無不瘳者一時闐然以爲神醫然不受謝或以食物
遺其父母少則受之多亦不受也自言不能過十八歲
如期果無疾而卒其人蓋在道光初年惜談者失其姓
氏也

湖北有某媼者乳醫也俗謂之收生婆其始亦與他媼等一日偶於田閒拾得死人手一攜歸供奉之嗣後其術益神凡有召之者或卽時而往或遲之又久而往其至也必適屆其婦產時未嘗早至以待亦未嘗有不及也一入其門卽知所生之爲男爲女百不一爽亦有呼之而不至者則此婦必危矣所至不索重酬然竟以此起家年八十餘而卒其晚年不輕爲人收生有難產者召之猶時爲一往

楚人有梅姓者官於中州其妻將產使人召收生媼媼至見一婦待於中堂服飾甚豔戴花滿頭責媼曰來何

遲也人家何等大事汝乃遲滯如此乎媼惶悚謝過乃
命入房視產婦而婦產頗不易久之勢甚危殆媼曰事
至此恐不可爲諱矣宜請主婦來其家人曰產者卽主
婦也吾家安得更更有主婦媼曰待我於堂且責我遲滯
者誰歟家人聞之皆大駭異謂無是人媼不信徧索之
果無有已而其婦竟卒後有知者曰舊有朱姓居此屋
其婦以產難卒據媼所見與朱氏婦形狀相同殆必其
鬼矣豈以產難卒者亦如縊鬼溺鬼之求代歟

楊某山西人官於貴州有一妹庶出也妹甫生而所生
母死育於其母幼而明慧父母皆奇愛之父臨終謂某

白必善視此妹母臨終亦謂某曰此女雖非我所生我愛之逾所生汝必善視之某承父母遺意遇此妹甚厚其妻頗賢待小姑亦甚厚女美而且才家中事悉女主持之已而其妻死繼室亦賢仍以內政讓女女年已長矣某擇配良苛凡有求娶者某視之輒曰非吾妹偶也因循久之未得其人而其繼室又死未幾又續娶一婦婦不能如前兩人之賢輒怏怏曰奈何以小姑主家政然不敢公言於其夫女知之乃往往託疾有以家事關白者推以與嫂如是年餘家中事悉決於嫂矣然兄之飲食衣服女尚手白料理嫂意不樂自是家庭閒小有

口舌女鬱鬱成疾是時女年幾三十矣某急欲爲擇壻
終以未得其人迄無成議某偶于役於外聞女疾甚馳
而歸則女已死矣乃撫膺大慟曰吾父遺言謂何吾母
遺言謂何吾妹死吾何而目見父母地下乎痛哭歐血
未數月亦死余謂此君推父母之遺意以愛其妹可謂
孝且弟矣然不能早爲擇壻使有所歸則愛之而不知
所以愛之適所以死之雖以身殉奚益焉惜哉

孟縣貞女不知其姓氏故援明史招遠孝女之例以縣
名冠之自幼許嫁某氏子未嫁而某氏子卒貞女年甫
十四請於父母欲往父母不許固請不已其叔父曰奈

何吾家有此貞女而不成其志力勸其父母許之遂如夫氏舅姑皆不欲其舅猶以婉言遣之姑則出惡聲罵貞女痛哭不肯反其夫之叔父曰奈何吾家有此貞婦而不成其志力勸其舅姑留之姑遇貞女虐飢寒不之恤而役之如婢妾冬日手足皸瘃而操作不倦無怨言姑以其勤慎稍憐愛之然役之如故有夫弟纔八九歲女視之猶弟也未幾舅姑相繼死女主家政喪祭皆以禮及服闋夫弟年十六矣女卽爲之娶婦婦至亦頗婉婉女每事必教導之且曰不久當以家政付姊新婦曰我年幼無所知仍當歸娣女曰未亡人數載以來心力

交瘁此後餘生無幾爾夫婦不當代我勞乎自是女稍
稍謝去家事日事縫紉一衣一襦皆新作之然悉以布
無寸錦尺帛焉既畢乃歸其母家先是女開一歸甯未
暮必反母留之宿辭以舅姑及舅姑死辭以家事又其
歸也惟居母所雖兄弟之閔不履也至是乃徧詣其伯
叔兄弟留連數日而還其叔父使人遺以紅紬一端傳
語曰叔氏問姑娘使得否女大喜受之亦傳語曰敬謝
叔父使得使得俗語以可用爲使得亦莫之異也還至
夫氏與小郎夫婦言家事甚悉其夜著所製衣襦以叔
父所遺紅紬自縊甫就縊卽見其舅姑至又偕一少年

至曰此爾夫也已而又有長老數輩至室中無慮數十人俄而中霤井竈之神悉至社公亦至皆力阻之碎然一聲懸絕於梁女墜於地小郎夫婦聞聲趨至破扉而入見狀大驚急扶女起則曰蘇矣夫婦厥角痛哭請毋死女慰之曰我不死矣乃述所見曰神鬼皆阻我我豈得死哉因解衣就寢連旦晷然次日女大治酒食祭其先并中霤井竈一一祭之人間故曰謝其祐也其夕竟縊而死疑已以必死之夜祭告鬼神故鬼神亦不復阻之矣年二十有二其叔父遺以紅紬大有主炎午生祭文之意使與死同音使得者死得也於是一縣轟然

歎其貞烈孟縣令實親臨其喪云

江夏朱雲舫敏中元配早死有一子四女繼室以龍氏
龍氏女在室時夢有婦人至其前呼之爲妹意若甚慙
龍固不識也私計此人何以妹我婦人已若覺之笑曰
妹不知歟吾儕姊妹也今有事相託請從我一行乃與
偕往房櫳曲折且經由爨室始至一處有嬰兒臥牀上
婦撫之而謂女曰此妹之子也宜善視之覺而異焉不
以告人夢之次日而朱氏之媒至竟歸於朱成禮踰月
始履行其屋由爨室至最後一屋宛如夢所歷入之則
前妻所生子及乳媪在焉蓋以正屋方娶新婦故移此

耳女憬然悟夢中所見必前妻也命移兒至已所臥室撫愛之無異所生後女竟無出前妻子亦善事之

余外姊適周氏者之長女歸嘉興張少渠大令爲繼室張初娶丁氏生一子一女周旣歸張數月忽夢見一婦人衣紫色衫向已肅拜曰諸事奉託問夫人何人曰我丁氏也周頓悟爲張之前妻驚而醒覺帳外如有人舉視之則其人猶立牀前果衣紫色衫了了在目周懼而呼遂不見益亦以所生子女爲託也所異者其所著紫色衫固尚在篋中周亦嘗著之人死而有鬼立也衣服猶在豈亦有鬼意者凡物有形質必有精氣鬼固得攝

其精氣以去邪抑或幻作是形以取信於人邪

余家有傭媼何氏天津人言其鄉間一巨家將築室集人夫治地何媼夫兄之子與焉掘得一銀盆其大如槃爭欲得之遂致誼聞聞於主人主人曰此我地也地上地下皆我之物汝曹何與焉眾乃不敢爭主人攜歸權之重五十兩命匠銘之而分與治地者人得二兩有奇何媼夫兄之子亦受所分而歸俄而大病醫療月餘雖幸不死而所分之銀盡矣何媼每舉此事以戒其僮輩曰分外之財得之無益勿妄求也

余大兒婦樊氏言其二伯母體弱多病恆在牀褥年四

十九時大病已死矣眾人欲爲具含斂而其子坐牀頭手持其帳不使人得近之有言已死者輒大怒眾人始以孝子哀痛不忍奪之繼以死且竟夕而絞給衾冒一事未具懼不成禮力勸其子卒不可奪遷延至於旦而死者竟蘇旣蘇命亟焚紙錢以犒輿丁眾共駭異環而問故曰舅姑送吾回也時其舅姑死久矣問其詳乃曰吾頃如夢中至一處舅姑皆在焉棟宇高峻僮奴甚眾舅姑見吾至皆詫曰汝安得遽來此宜速歸吾曰新婦旣來此當奉侍舅姑尚何歸乎舅姑皆不許舅言猶和婉姑色甚厲并操杖逐之曰不去且杖爾舅曰且勿且

勿與姑不知作何語姑乃入房攜藥一丸出命吾吞之
曰今可去矣吾徘徊未知所從出問舅呼陳榮陳榮者
故樊民奴也及至與生前無異舅命陳榮以轎送吾歸
吾從陳榮出果有轎乘之而行甫望見家門而昇者遽
釋肩啟簾幙呼吾出曰至矣至矣吾自門外行至此甚
疲憊今昇者當尚在門外故宜以紙錢犒之也聞其口
中尚有藥吞數日後其病竟愈眾人因問其子何所見
而知爾母不死其子亦不能言也眾曰大病不死其壽
殆未可量然至明年又病未幾竟死死而其子亦不復
力持之矣乃知在歲實鬼神使之也然死而復生生一

年而復死亦似無謂大兒婦曰吾伯母青年守節五十歲時親友皆止壽且爲詩文表揚之鬼神殆欲以此稍酬其苦節歟又言其死時亦頗有異是日天適微雨侍疾者偶言及之其伯母曰吾宮中不雨也問何謂宮中曰吾亦不知何宮但覺屋甚高大與常制異且左右侍者皆宮妝疑非民間閭閻也眾以爲將死妄語耳乃數年後其母病且死語人曰姑娘至矣所從宮妝女子甚眾其云姑娘卽謂伯母也初其伯母甚孝頻以食物饋其母及死家人祕不以告歲時仍饋食物其母老耄竟不知女之已死也乃瀕死見其女果如所云亦可異矣

余舅氏姚平泉先生瓶山集有悼三女叔蘭詩云易遷宮裏題名在灋淚遙天隔絳霄自注云夢女來言以節烈故名列仙籍豈節烈婦女當居易遷宮歟按葛洪枕中書有云童初之府易遷之宮不言爲婦女所居然舅氏博極羣書必當有本惜不及一問之也

竇應某氏婦懷孕將產產之前一日其夫適自外至以洋錢四十授婦婦隨手置之枕邊已而婦生男其夫大喜次日語婦曰吾夫婦年逾四十今始得子宜大治湯餅昨日之洋錢何在可仍付我爲兒作三朝婦探枕邊則無有矣大驚徧索不得計室中無他人惟產兒時有

敗生媼坐牀頭必其所廢也召媼問之媼力辯且曰我誠竊歟我當爲雷擊死我不爾竊爾誣我竊則爾所生子不出三日死願明神鑒之某夫婦以媼言切至亦不之疑三日洗兒仍招媼與其事及媼去兒啼不止至暮竟死夫謂婦曰果誣媼矣婦大悔恨抱死兒而哭俄而晦冥雷雨驟至辟歷一聲懷中兒活而媼死於門外洋錢在手其爲媼所廢審矣然尚未知兒死由媼及爲兒易襁褓則一鍼存焉兒臍尚有漬血乃悟媼洗兒時納鍼臍中徐徐入之殺兒以應其誓也媼狡且很如是宜其爲雷所誅哉觀此等事不可謂天道遠也

嘉興朱氏婦錢唐許氏女也婦頗賢淑家人皆憐愛之
成婚未久卽大病有鬼附之一男一女乃兄妹也言婦
前世爲其兄之妻有憾於其妹誣以不貞兄信之訴其
妹妹無以自明縊而死已而兄知其誣也悔之亦縊而
死故兄妹同來索命也朱氏盛設酒食以享之爲焚紙
錢爲作佛事鬼竟不可或責鬼曰此婦前生不賢今生
則固甚賢也汝曹不索其前生之命而索其今生之命
何歟鬼曰吾訴之神明展轉申請俟神明見許始來索
命故遲至今生也曰然則何不索之於在室之時鬼曰
彼在室時不得於其嫂大受磨折此亦神明所以示罰

故我不遽死之也今來汝家乃大安樂我不能再遲矣
於是婦極委頓病至月餘無復人狀有一媼者其乳母
也憐之每夜必伴婦宿鬼輒批其頰頰腫痛且潰爛乃
不敢與同處如是久之婦竟死余家有傭媼舊傭於朱
氏實親聞鬼語云

唐西勞氏女許嫁而其夫死遂守貞不嫁長齋奉佛足
不及闕外親黨咸歎美之至三十餘歲忽有鬼附其身
自言生前爲某氏婦勞女乃其夫兄之子也吾寡居病
鼓脹乃誣我爲私孕昌言於族人迫吾嫁吾見偏奪維
經而死今來索命耳又謂女曰汝十餘歲時曾病鼓脹

憶之乎此吾所爲也吾寡婦病鼓脹則爲私孕汝室女
亦私孕乎汝若嫁人吾必使汝以產難死今汝既不嫁
吾仍使汝以鼓脹死後果如其言或謂前志有之敵惠
敵怨不在後嗣況在來世乃佛言眾生造業有現報有
生報有後報生報者今身造業後身受之也後報者第
二第三生受之也然則苟種業根必有業報雖於無量
世中流轉生死而業結牽纏終不相舍噫亦甚可畏矣
又按婆沙論云有一屠兒七生以來常屠七生以前曾
施辟支一食故七生不墮惡道然此人七生以來所作
屠罪之業過七生已次第受之無有得脫善惡俱爾以

言一
是言之此女前世之惡既有惡報今生之善仍當有善報但人不得見耳

咸甯人呂某有兩兄極友愛俱前死呂忽夢至一處見堂上列長几二兩兄皆就几上治事簿書堆積似甚茫遽者有一神赤髮頰顏手執筆跳舞於前若俗所畫魁星之像正旁皇閒兩兄已見之曰汝何得來此家中止汝一人矣何得來此乃起至神前者有所訴神始不允兩兄力言之乃首肯兩兄遽麾之出曰汝增壽一紀矣遂寤寤果踰十二年而卒異哉使非兩兄力言此夢遂不醒歟彼執筆而舞者何神也呂君與樊氏有舊余大兒

婦樊爲余言之余戲曰此必南斗之神也魁爲北斗第一星此神似魁星而赤髮頽頽南方之色也則爲南斗神無疑南斗注生宜曰君之益算也

門下士司馬晴江言其伯曾祖宜亭公諱驥江甯諸生少任俠有膂力曾館於揚州一鹽商家商有聽事頗宏廠而終歲局其戶言有鬼物不可啟公曰試闢之商不可強而後從之公令以大盆實米畫八卦於上是夜公身坐米上手執周易一卷案頭燃巨燭置匕首二夜將半其左楹有聲如裂帛審視之有人長寸許蠕蠕然動搖於楹下寢搖寢長俄長至丈許紅袍烏帽行近案側

燭光驪暗公以匕首捐之輒稍卻已而復前捐以匕首
卻如初前卻者三乃退至檻下仍縮小至寸許而滅公
以匕首插地識其處還坐米上讀周易終夜不復有見
矣翌日命人就所識處掘之得朱棺一有題字不可辨
商欲焚之公不可令覓地遷葬爲文祭之其宅以安
司馬秀谷鍾乃晴江之伯父也弱冠卽以畫名山水人
物花鳥魚蟲下筆輒有生趣道光中頗見重於公卿間
嘗畫麻姑一幅其母韓宜人愛之遂懸之室中室偏仄
卽懸於臥榻旁下置銅器亦弗留意也俄而韓病鼻衄
血出如注三晝夜不止勢甚危其戚許雲章言北山有

孫明秀者精奇門之術乃卽使許詣孫占問吉凶孫布
式已曰病雖危無傷也病者牀前有神像一幀宜送禪
院供奉則病自愈矣許歸以告僉謂閭閻中無他神像
惟此麻姑懸之已久初無他異且移奉禪院亦非所宜
許曰何不火之乃如其說付之火火燄中有青氣一道
直衝霄漢逾時始散其明日韓病良已

金陵永福庵一老僧曰長齡其俗家在鼓樓北之老菜
市自幼好勇鬪狠與里中無賴子游父母弗能禁曾爲
聘某氏女爲妻堅不欲娶父母強之始成婚合卺之夕
踰牆逃去竟不復歸無何以酤酒殺人亡命於外遂削

髮爲僧後事解潛歸故里住永福庵家人不知也其婦
自夫之出亡恆鬱鬱遂成疾久之且死乃語翁姑曰婦
病入膏肓無復生理願延僧作佛事資冥福雖死不恨
翁姑憐而許之卽爲延永福庵之僧僧至始知卽其子
也令還俗不可使與婦見婦取指上環環擲以與僧曰
此汝家聘物仍還汝妾與汝無夫妻情然死守空帷自
謂無負於汝妾死後當爲誦大悲懺四十九日又謂舅
姑曰請以婦柩停永福庵中不從所請死必爲祟越日
竟死舅姑懼其爲祟如所請停柩於庵之西廂閱數月
而僧病羸瘦日甚庵中舊傭一人司香火俗呼之曰道

人一夜將半風雨淒淒道人聞西廂門忽啟潛窺之見
一少婦循廊下入僧所居室道人疑僧所匿也急奔捉
之婦忽不見乃知其非人驚而仆地逾時始蘇遂以告
僧且詰其故僧亦不諱言吾婦每夜輒出與吾合吾病
固以此也道人曰是不難乃用石土之罽繩於板上縱
橫彈之每一彈板內輒有聲如裂遂不復出僧疾尋愈
及粵寇之亂金陵不守僧去游淮揚閒亂定復返而庵
已毀乃住鼓樓之普司廟同治三年尚有人見之年八
十矣

木工石工所用之繩縲古謂之繩墨記云繩墨誠陳不

斯以幽直是也然權衡規矩皆不足辟邪惟木工石
工之墨綫則鬼魅畏之其故何也邪不勝正也管子宙
合篇曰繩扶掖以爲正東晉古文尚書曰木從繩則正
淮南子時則篇曰繩者所以繩萬物也高誘注曰繩正
也鬼魅之畏墨綫畏其正耳慈谿西門外曾有僵尸夜
出爲人害一夕有水匠數人登城隱女牆覘之果見棺
中有僵屍飛出其行如風匠人伺其去遠乃至其處以
墨綫彈棺四周復登城觀其反俄而僵屍還見墨綫痕
不敢入徘徊四顧如有所尋覓者然俄見城上有人踊
躍欲上眾匠急以墨綫彈女牆屍遂不能上相持至天

明仆於地乃共焚之

金陵小倉山後有大悲庵亂後屋宇撲頽惟前殿與後樓存有災生者失其名貧且孤館其中日則於殿上授徒夜則宿於樓其徒皆村童輪流爲執爨庵久無僧師徒外無他人也樓左右皆山山中固多荒塚每夕陽西下暮色蒼茫恆見白衣人往來松下吳妄意白者金象疑有藏金伺之知自一棺中出因託故早散諸徒袖斧而往乃斧未及棺而棺中白衣人已出則僵屍也大驚卻走屍從之吳意僵屍不能踰溝走坎科處避之而屍踰坑越谷如履平地吳窘甚奔還庵門未及掩而屍已

及吳急走上樓而仆明日諸徒咸集而師不出乃入視之將及樓見一白衣人僵立於梯駭而出走告其家於是聞者畢至以長竿縛帚撲之乃側面如生惟毛髮纔長寸許衆以稱錘壓其胸懼其復起也登樓視吳則仆於牀前口吐白沫胸閒猶溫以薑湯灌之始蘇詰得其故乃曰君真大幸也意者僵屍艱於登涉渴蹶半夜甫及梯半而天已明陽氣浸盛故僵立不能動耳吳遂導衆至所出之棺衆皆知之曰此某甲之子也往告之甲乃返其屍於棺聚薪蒸而燔之逾數月吳亦物故或問甲爾子何乃衣白甲曰吾夫婦年逾六十止此一子此

乎死族中又無可嗣念身後竟無成服者故預以白衣
斂之也

鄭和軒江甯人習中韓家言有妾某氏頗有姿首鄭甚
嬖之就館睢甯縣攜妾俱往署西齋固多狐妾偶言及
之其夜夢一少婦美而豔微有愠色謂榻前責其言語
不謹觸犯忌諱曰不薄懲之奚以禁其後以手拂其面
微哂而去妾驚寤亦無所苦明日窺鏡則左額上有爪
痕五青黑色百計治之不能去心殊怏怏會居停主人
解任去鄭亦他就越五年又受睢甯令之聘仍攜妾往
居市月復夢前所見少婦視之而笑妾求去其痕婦笑

曰諾及旦爪痕如故也妾陰念旣已許我必不我紿乃置淨水一盃於西齋焚香拜禱之三日後取水噴面其痕果應手而滅

周某者江南督標騎兵也嘗從一武弁至古北口外宿旅店中其地山深林密地僻人稀每多虎狼日落之後人無敢出者而周不知也晚飯畢出門便旋久而不返店中故畜猛犬數頭日以鐵鎖鎖之及夜放犬主人必徧告諸客勿出戶爲犬噬武弁聞之呼周始知其外出主人駭曰此何時尚外出歟得勿爲虎所食乎乃悉集其徒秉炬火持器械往尋之甫出門見周俯臥於地虎

踞坐其股眾皆驚欲擊虎則恐傷周虎忽起立以舌舐其項眾始擊之虎一躍而去眾昇周入店血淋漓僅一息存以藥敷之幸不死而自此項後骨外露髑髏如銀齒然皮肉不存毛髮不生矣

徐州睢甯縣北門有元武廟相傳建自明時廟久圯僅存一殿亦無僧也道光丁未夏有鄉閭甲乙二老負薪入市既售同歸至北門小憩風於城下就地酣眠逾時甲醒失乙所在而擔纏皆存疑其如廁久之不至遂往尋之至廟中見殿前有血跡仰視則乙在空中其腹黏牆屋椽初無所維繫而不墜落大驚奔聞於官官至飭

役下其屍眾議以梯升而屍忽墮驗之則胸已洞矣知其上必潛伏怪物發覩其竿無所見官無如何姑命甲還告其家時日方午也俄濃雲四合雷聲殷然須臾大雨驟至忽發一迅雷殿上棟折榱崩有黑物從電光中飛去雨即止未幾有自城外來者言距城七里震死一蝙蝠大如牛乃知殺乙者即此物也

咸豐癸丑歲粵寇陷金陵有鄧某者江甯將軍印房吏也自城中逃出而其子陷賊中受偽職鄧不知也其後大軍圍城賊勢窮蹙有自賊中出者以告鄧鄧乃寄書於其子速之出子得書將歷年所得金銀分裝四壘埋

舊所居屋中覆以巨輒暗立標記遂亡歸其父未逾月
城復鄧恐子所埋金爲他人得急與其子入城至家見
屋宇如故埋金處標記猶存大喜及夜發之則擲固在
盆喜啟其輒則空矣駭甚俄聞一壘中有聲視之惟鱖
魚一尾長二尺許圓徑寸游行其內鄧疑爲金所化出
而死之血淋瀝無異甬魚縣之簷下冀其復化爲金翌
日腐矣

金陵南門外有寶村居民百餘家皆寶姓也其地山水
環抱林樹茂密望之鬱鬱蔥蔥若有佳氣相傳康熙時
有寶姓者精堪輿術爲人擇地罔弗吉其二子屢請於

叟曰大人爲人擇吉壤多矣盍自卜一區爲百年後藏
眞之室乎叟曰吾已得之矣請所在笑而不言及叟且
死二子復請叟欲言又止再三叩之乃曰地卽在吾所
居屋中第恐汝曹不能用吾命耳子曰大人命何敢違
叟乃示以穴所在且命之曰吾死後勿用衣衾棺槨穴
地八尺裸吾屍倒植其中首下足上面東向以土覆之
汝曹扃門四十九日過此乃可出若不能用吾命勿用
此地也叟死二子相與謀曰先人命難如是然裸而倒
植於人子之心安乎乃稍變通之以帛纏屍正立之於
穴中其他悉如父命將及四十九日叟之妻弟自徐州

來視叟詰其門則門不開叩門大呼二子自內以父遺
命告其妻弟大怒曰父死不吾告爾罪一也葬不以禮
爾罪二也且天下豈有葬父如是者爾曹得無有異謀
乎不速啟吾且聞於官二子不得已啟門延其舅入是
夜有氣五采見於其屋上明日大雷雨辟慙破其所葬
之穴二子奔視則叟之屍已化爲龍矣頭角悉備惟兩
目尚閉徧身若蛛網纏之者益爲帛所縛也俄迅雷下
擊叟屍糜爛二子尋亦死無後此叟妄冀非分致身後
爲雷所擊其術雖精適以自害矣

楚人某以丞倅官蜀中其所官之地甚瘠苦雖有衙署

相傳有怪物踞之其前住皆僦民屋而居某窮甚無僦屋之資不得已攜一僕居署中其夜不敢寢素善飲酒姑取酒痛飲腰開懸利刃以自衛至夜半忽有一巨人排闥入勢甚猛視之體如霜雪某卽拔利刃力斫之鏗然有物墜地其人返奔某大呼追之僕自旁屋聞聲亦出某瞻益壯其追至一處而滅以物識之復還入室視所墜何物則血淋漓一臂也乃坐以待旦亦無他異及明視此臂乃銀也大異之至夜所識處掘而視之中埋一銀人但少一臂以所斷臂配之適合荷以歸權之重數千兩

羅大林者上海東鄉羅店鎮人身長而色黑膂力過人
性疏無所畏自幼以負販爲業欲娶婦苦無資謀於
其儕輩時有巨宅一區多怪異入之者輒死有好事者
與之約曰汝能循此一夕當釀錢十萬爲作婚費羅聞
之而慮其爽約眾乃書券付之宅主人王姓者聞之喜
曰汝果能驅除怪物吾有市上屋三間俾汝納婦弗責
值亦書券付之其夕羅搗蒜爲泥和燒酒中飲微醉持
巨燭數枝啟鑰而入眾慮其潛出匿他處外鑰其戶羅
既入衰草蔽徑叢篠當門室中庫積寸許惟最後一室
潔無纖塵其西偏有牀牀有帳有衾褥蓋先時處此者

所遺也羅卽坐帳中以視其異至二更後忽聞大聲發於戶外一黑人闖然入盤旋室內其面目不甚可辨俄偪近牀前羅突從帳中躍出抱持之黑人不得脫兩手爲所抱又不得舉因對羅吹氣其冷如冰羅側首避之久而頸痛若被刀削者乃強轉其首亦向鬼吹氣鬼亦側首避之已而鬼又吹氣羅又避之相持極久間難隱鬼頓縮小彌縮彌小不復能吹氣矣而其體轉益堅硬羅終挾持不敢釋時其儕輩皆在近處守候天明咸集入覘羅則所抱者棺木一段放手倒地杵漣有聲聚薪焚之臭不可近眾壯其膽予之錢屋如所署券此宅之

怪遂絕而羅之頸從此偏側不能正矣其鄉人呼之爲捉鬼羅大

于某海鹽人居西鄉之沈蕩其妻遇婢虐有婢煩懣年十六矣頻捶楚之一日晨起見庭有狗矢怒婢不掃除撻而迫之食婢無如何俯而少嘗焉哭而至河干滌其口忽見一船泊岸有美婦出簪珥袿裳俱極華麗兩婢掖之由步而登顧婢問曰汝是于家女奴歟可傳語主母客至矣急焚除後樓爲我臥室婢以爲信奔回曰主母入門而仆不省人事其主母使人扶入以薑湯灌之良久乃蘇問其故以所見告于後有樓三楹儲什物不

使人問婢言乃入探之未至沙石撲面不能進乃知爲
狐卽使此婢往婢入無他遂登樓見所儲什物已併疊
在旁屋其中爲便坐左爲臥室羅屏繡幕陳設一新美
婦指揮二婢布地衣懸畫幃婢懼欲走婦使坐且語之
曰聞爾主虐遇汝吾甚不平今後復爾必小懲之自此
以後于婦於此婢稍加訶斥輒有人批其頰于婦懼始
善遇諸婢矣月餘婦謂婢曰爲語主人假我洋錢五
吾有所用之然仍不出汝門無慮假而不歸也婢以告
于于正思一見乃使婢告曰錢非所吝但須面付耳婦
笑曰諾于取洋錢如數至後屋無所見欲登樓將及梯

忽眼前見一臂著淺絳色衫紅袖高搏皓腕呈露帶金
玉條脫鐸琮作響手掌紅潤五指纖削如蔥指爪長寸
許于對之心蕩忽聞嬌語曰收到矣速去臂遂不見而
于手中物亦與俱去矣于之女卽於此時見靚妝一少
婦著淺絳色衫年約二十許向之微笑忽失所在婦見
形於其父女異地而同時可異也于有弟婦孀居三年
矣于待之薄其夜忽於枕畔得洋錢如于所失數乃知
其挹彼注此也于亦感悟遂善視之婦居于宅半年忽
謂婢曰今將往蘇州去矣遂絕此光緒四年八月事
海鹽吳鴻吉邑諸生也館于同邑徐氏徐宅頗廣粵寇

之亂曾爲僞王府賊平後白骨累累滿空舍中雖遷葬他所猶見怪異吳館其中一二年日形尪瘠成好怪之問其故輒言無他久之浸改常度日喃喃作昵語于是告之其家人至已不復省識昇之還將召醫治之吳忽告其父曰此無病不須醫也察其音則北人而又女子也父因問曰汝何方鬼魅來此作祟吳仍作女語曰兒生本宦族幼通文翰遭難鬱鬱而死夜臺淒寂與爾子有緣故來相就行且謀百年永好非爲祟也于是知其有所憑百計驅遣不能去家人憤而詈則對詈毆則對毆若與好語則清言娓娓機慧絕倫且喜度曲靡曼

之音聽者湯隗家人因許以作鬼妻爲之設位因自述
爲王姓小字媚儂且言其生年月日甚備然病竟不減
一日告家人曰明日吉辰良常與郎君俱歸矣是日
吳竟死聞吳頗謹愿好讀書乃爲淫鬼所殺豈其有夙
孽歟

石台仙館筆記卷七

曲園居士

樊君希棣字萼樓湖北咸甯人余長子婦之三兄也官貴州貴定縣時大病死而復蘇自言死時初無所苦但覺山內署出至大堂上徘徊久之沒階而下將出儀門有一叟自外趨進力挽之使入曰公去則百萬生靈誰屬乎送入內署遂蘇如一夢耳萼樓有文武材幹居黔中十餘年積功至監司其初至貴定也賊環攻之萼樓棲止雉堞間與士卒同甘苦故兵民悉爲之用與賊大小百戰身受十數創其後貴定之民皆愛戴之每以公

事至省城輒有數百人從之尊樓止之城外而從入城者猶數十人也至則噪於大府之門曰無奪我好官故令貴定最久雖已擢郡守而其在縣也仍以縣令冠服視事不敢言已遷官也貴定在省城東北九十里當是時大府亦倚以爲重云尊樓忼慷有大志善用兵自言其時天子或有事四夷雖死不敢辭余甚壯之乃年未四十而歿惜哉余本擬爲作傳記存集中因循未果姑撮大凡存之筆記古來忠臣義士恆藉稗官小說以傳不必碑版文章然後照耀四裔也

余炳文字即齋亦咸甯人於余親家翁樊玉農觀察爲

妻昆弟之子故恆在樊氏司錢弊之出入誠實不苟兼善丹青余長子婦相知寫生其所教也晚年家居初無病一夕忽夢玉農召之去仍屬以家事時玉農卒久矣覺而語人曰吾其將死歟未幾竟無疾而逝其諸子皆前卒止存一孫闕政支離無醜不備或疑余君長者不應如此大兒婦言其所居之屋雖天日晴和亦覺陰晦其家之索職此故歟然其中子名守鐘字韻笙爲貴州龍里縣知縣頗有政聲賊環攻之固守年餘賊不能破會當去官賊驟至城遂陷民擁之出走已行數十里可脫矣擁持之者稍懈竟乘間奔回城遇賊於途賊亦識

之曰此好官也相戒勿殺乃奪賊刀殺賊數人賊仍不殺之終赴水死斯人也固循吏及忠義傳中所當兩收者矣朗齋曾送大兒婦自湖北至蘇州止余春在堂旬日會余在杭州及還不再宿而朗齋去大兒婦言朗齋此來欲求余爲其子作傳因恩遽故未能達也余悲其意牽連書之於此雖齊諧志怪之書不足云野史聊以副朗齋未言之意而已矣

孫某歸安諸生病且死恍惚間見有冥隸持牌至牌上大書提歸安學生員孫某孫曰可不到乎隸曰陰司公事與陽世異不能倖免也許以重賄亦不可促之行至

一大官府引孫入跪案前神問汝是孫某乎曰然孫因叩頭詭稱有母年七十餘願增壽一紀養老母神怒曰汝生平無善行但知放債取重利不減算幸矣望增壽乎取案頭一冊以硃筆點之投筆砅然悸而覺與家人言之其夜遂死孫母寶前死神不以此斥其妄求蓋未檢刑雖神亦不知也孫有桑田數十畝蠶時以葉貸於人及新絲出乃收葉錢必數倍於市價神所云重利其卽此歟

蘇州察院街市屠稠密有貝松泉筆店筆頗佳光緒戊寅歲其店中頻有火患率莫知其所自來一柱在複壁

中俄火發於柱延及於梁一飯籬懸空際忽四旁烈焰上騰急解繫撲滅之籬不焦灼有學藝者晨起卷臥具束之已而煙從中出發視則被中某著燼焉店中至不敢舉火而火仍不熄一月或四五發鄰人驚擾或曰是殆狐魅所爲乃卽室中設位以祀之爲患如故有士人謂之曰妖不勝德子宜力行善事庶足以禳之設位以祀適助其饒無益也主人從其言自矢於神力行善事撤所設位而火患良已

盛翁紹興之柯橋人幼傭於唐樓宋氏宋有女適姚氏後宋氏中落不能畜僮僕盛遂從宋女歸姚姚聚族而

屠人極厭每夜至三四更尙有出入者故大門常不開
慮宵小乘閒入乃使盛坐守之盛居姚氏數十年勤於
其事小有所積蓄以宋氏故主貧恒賙之後以老病歸
家其子尙留屠樓翁病篤語家人曰吾今日當死矣然
吾子未至吾且待之遲二日其子至翁乃死盛雖小人
頗有行誼宜其生死之際來去自如也

闌胡亦名彈塗海濱小魚也形如鰕長二三寸潮退跳
擲泥塗無慮數千萬頭定海六橫鄉人恆捕食之然人
行泥中輒陷必乘泥鰻乃可捕闌胡泥鰻者以板爲之
人坐其中一腳在外以腳推之一推行可數丈其捕闌

胡之法先以竹筒千百徧插泥中乃乘泥鰻東西馳逐
開胡遇孔必躍入則盡入竹筒矣當粵賊之寇定海也
先至六橫六橫之地分爲八甲有上四甲下四甲之名
下四甲已降賊矣上四甲有王大綏者字博泉籍諸生
一鄉中推重之家有一馬頗良或以語賊賊欲得之一
日下四甲人引賊四人至索馬王不與賊怒拔刀脅之
鄉人咸集賊止四人力不敵鐵焉次日賊大至王指麾
鄉人禦之賊舍舟而登悉陷於淖一足起一足又陷王
望見之令鄉人皆乘泥鰻往其行如飛賊無不束手待
斃斃賊無算由是鄉人膽益壯賊屢攻之輒敗於泥鰻

竟不能得六橫後攻定海亦屢失利由先挫於六橫也
夫泥鰻一漁具耳其形製殆如蘇文忠所謂秧馬者當
是時賊勢甚盛浙東西郡縣皆陷而區區海濱之民以
泥鰻勝之不龜手之藥小用之則以泝泝洸而大用之
則以破越豈不信夫

馮夢香孝廉之弟則誠於同治壬申年讀書慈谿縣城
中一日忽傳江西張真人府有使者至城隍廟乃往觀
之果見一使者背負黃袱中有文書取出於神前焚之
以真人府封條封廟門三日於是一縣誼傳不知何事
數日後縣中一吏言之曰此爲遼東某縣事也遼東某

縣有夫婦偕行於路者婦急欲溺不得已溺於路側其夜夫婦皆臥矣有扣戶者夫啟視之久而不返婦亦起出視其夫則腰斷矣人疑婦實殺之聞於官婦極口稱冤官細詰是日曾至何處曾作何事婦悉以告因至所溺處掘地數丈得一棺啟視之面如生官疑焉牒問真人府真人府覆言此鬼爲元朝浙江慈谿縣人以行賈至遼東而死其鬼强悍婦溺適當其棺觸鬼之怒是夜殺其夫者果此鬼也鬼本慈谿人宜移文慈谿城隍治之故使人齋二文至慈谿一焚城隍廟限三日斷此獄故封廟門三日一投慈谿縣故縣吏得知其詳余謂此

事妄也憶袁隨園老人新齊諧中有一事與此相類州縣治地方事萬無因事涉鬼神牒問真人府之理此必道流緣飾舊事以聳動愚民之視聽耳余在吳下每見有人託言真人府法官施送符籙歛錢財此使者亦必其流亞也所齋二文一焚城隍廟所謂限三日斷獄者誰實見之一投慈谿縣縣令亦不過姑妄聽之而已所謂遼東某縣者相距絕遠又誰肯越境而問之乎是所投二文皆可任意爲之無能發其覆者觀其事之不在浙東西且不在與浙鄰近諸省而曰在遼東其用意亦巧矣慈谿之人見其儼然有公牘投縣署必深信不

疑彼乃得肆行其術余書雖志怪然於此等事固不信之也

定海大謝縣有甲乙丙三人兄弟也甲乙皆以撈海蜃

爲業

門人馮夢香曰海蜃二字見閩中海錯疏今俗稱皆沿之文選海賦注引南越志海岸間頗有水母

東海謂之蛇博物志異魚篇東海有物狀如凝血名曰蜃魚余謂古字作蜃作鮮在古音並魚虞部中宇今作蜃則支微部中字亦見古今語音之變矣丙尙幼好狎弄二兄厭苦之一日

將入海秘不使知而丙已知之先至舟中伏隱處及行

至半途乙語甲曰今日弟不來差安靜矣丙突出曰我

在此相與大笑旋至一處泊舟甲將登岸甫出舟復跌

入舟中乙繼出亦然丙不解其故試出覘之則一目蛇

相若木桶其色純黑蟠臥沙灘上聞人聲者驚覺者仰
首向天張口噓氣其口分兩岐若剪刀然口中鮮紅如
血俄見蛇身徐引而直蜿蜒自去有風聲從之其行甚
速頃刻遂杳始知兩兄驚仆以此也遂呼曰蛇去矣甲
乙乃蘇亟振舵而還不復操此業或曰丙不去則甲乙
死生未可知丙之去殆有使之者乎

有汪某者舊用韓家言其人固長者也夜爲冥官招冥
中事三人共之皆服 木朝衣冠其中坐者帽頂以珊瑚
珣注則坐其左一夕有女鬼披髮號哭持狀呈於中坐
者中坐者命持至汪前注閱之所辭卽在也先是汪在

某縣舊有女子爲人調戲而自盡者調戲之人例得死
罪汪改易其爰書中一字而罪人減一等免死故女鬼
訟之汪以其事涉已仍使呈中坐者中坐者與鬼語良
久鬼大笑而去汪不知爲何謂也及明日某縣以重修
縣志請汪秉筆汪乃悟鬼笑之故因爲此女立傳備言
其本末載入縣志

丹徒張氏望族也相傳其先世有某甫者至金陵應鄉
試所寓屋租價甚廉而室中塵積寸許同寓之友疑其
不吉去之張以其價廉留焉宿於樓下至夜半聞樓梯
有步履聲伺之見有二人衣服藍縷顏色慘淡一捉腰

一執扇由梯而下至中庭而立張懼甚欲呼其僮僕忽
又有一人頭戴白布高帽手持綠油繖語二人曰新科
解元在此爾等速去言已三人者皆不見明日詢之鄰
人知此樓故有縊死鬼時出爲祟也張居此竟無恙是
科果以第一人中式次年成進士以知縣終

鎮江柳某攜其一弟二子至金壇應歲試以試院左右
屋價甚昂乃於僻地租屋數椽而居之屋在深巷中每
夜時聞鬼聲颼颼然頗厭苦之謀逐鬼柳某曰吾能誦
餞口經以召諸鬼俟諸鬼畢集二子立巷口阻其出路
吾弟在內持帚向空奮擊必可痛懲之庶此後鬼不敢

至也。取曰：諸是夕陳設如儀，柳高坐，誦呪以召鬼。二子分守前後巷口，弟持帚奮擊，柳又鳴鑼以助之。鬼聲至巷口，輒回。如是久之，其長子呼其叔曰：「叔憊矣，且來守此巷口。」我代叔擊鬼，叔往立未定，忽仆於地，背爲人推倒者，蓋鬼已奔去矣。後二子皆成進士，其叔以明經終。或曰：鬼殆以其可輕而侮之歟？余曰：不然。鬼之畏人，畏其鎮定耳。一移足則氣不固矣。敵之至也，攻其瑕隙之來也，乘其虛。皆此理也。余同年丁濂甫，紹周自青少時，曾戲學繙流，施放骸口，祇習召請之文，未得過送之訣。鬼聚其室，燈光如豆，濂甫瞋目之，不問擁被而眠，但聞鬼

啣之聲達旦始寂竟無他異此則由濂甫根柢深厚故
鬼不得而侮之否則未有不爲所困者矣

濂甫又言道光辛丑歲入都會試繞道走徐州投宿旅
店店中人滿主人導至後屋中掃榻布席將就偃息俄
聞有臭氣甚惡周觀四壁無所見以燭照牀下則一屍
存焉兩手兩足以四巨釘釘於牀版濂甫噤不敢聲危
坐達旦束裝而去此必孤客挾重貲爲所戕害者使見
之而驚呼必且身罹其害危險之中鎮定如此其膽其
識均足多也

鎮江甘露寺一巨刹也嘉慶間長白策公守是郡不信

佛法一口至寺寺僧與之暢談內典并佐陳福田利益
公曰佛法深微固難遽喻至如慈雲甘露普拯幽冥則
宜實有徵應明日煩吾師施放微口吾親臨觀覽必有
所見方釋吾疑不然則是師之慧力未足洞徹幽明當
別選高僧拄持此寺僧唯唯謀於其徒有小沙彌頗狡
獪謂主僧曰市有丐者二人形容如鬼俟召孤魂時使
之踉蹌庭中自東而西太守遠觀必以爲鬼也主僧從
之乃與丐約每人予之錢二百使僞爲鬼以欺太守孰
意次日日未暮太守使人封閉三門丐不得入羣僧無
如何晚間姑循照常儀登壇施食果有人影往來庭廡

僧疑三門封閉丐不知以何術而來乃太守則聳然異之布施優渥頂禮而去次日僧持錢往酬丐則已僵斃道旁矣始悟昨暮來者丐之鬼也因使人瘞之

鎮江鄒氏在乾嘉間頗稱殷富其第宅寬大四旁小屋空者居多一日有傭工縊死其中鄒氏不知也會其家作佛事至夜施放微口緇流正在壇上誦經忽陰風大起滿堂燈燭暗淡無光羣僧惶駭皆逃入廊屋惟主僧曰希聖者仍危坐不動口中默念不知是何神呪良久燈燭復明羣僧亦集佛事畢希聖語主人曰今日事頗怪異檀越宜各處檢尋有無他故次日尋至空屋始知

傭工縊死已數日矣

丹徒有沈某者工舉業而家甚貧無所得食乃爲人作
訟牒一夕夢其父痛責之始輟不作其後舉於鄉成進
士以知縣分發河南十餘年後宦成而歸囊中頗豐至
歲除日夜將半矣其妻聞聽事前似有人聚語乃自門
隙窺之見古衣冠者數人列坐堂上一人曰沈某不義
之財宜付之一炬一人曰此似過重絕其嗣可也一人
曰沈某作縣令聽斷尙無枉撓絕嗣亦太過但當散其
財耳其妻悚然而入後其家果日貧

揚州包某酷信扶箕之術懋遷有無悉決之於箕久之

家大富一日箕仙告之曰某日揚州有水災汝宜早爲計勿及於難包疑信參半然念時屆秋初正淮水盛漲之時且箕仙靈異素著當不吾欺乃先期具舟託言有事於鎮江載眷屬俱去是日夫氣陰晦大雨如注甫出瓜步江中風浪大作波濤洶湧幾溺於危幸而至於京口雨霽風亦稍止次日探問維揚消息則並無水災城中安堵如故數日後仍移家而歸叩問箕仙盤中大書曰是日江中風浪可怕否殆以其屬瀆故戲之也

京口有蔡姓者其妻張氏病中見一鬼來索命書前世冤讐今日既遇必不相捨蔡因具牒訴於城隍神張見

有異錄持票來捉鬼去俄又有一隸來拉張俱去張遂
昏然若死者二日而蘇語其夫曰不可爲矣我至冥中
與鬼對質彼直而我曲神不吾祐也翌日果死

揚州有某翁者以鬻莢起家爲諸商領袖家中曰當年
亦逾六十矣偶乘肩輿過鈔關義渡僧僧攜椅來風
帆甚猛頃刻而至渡舟幾爲衝覆同舟之人惶怖號呼
翁坐輿中亦甚驚懼有一輿夫在旁見輿中所坐竟非
翁也青面赤髮目大如雞卵齒齜齜出唇外若廟中所
塑鬼判者然大驚不敢言俄頃之間乃復其故舟亦不
覆此翁以驚懼故神出於舍見此怪狀殆亦魔君轉世

書數

史蘭奇海濱之陝石鎮人無子有一女名大姑年二十
未許嫁同治甲戌歲史患痢疾甚劇諸醫束手同里有
戴生者善扶箕之術乃使求方於仙仙判用大黃四兩
奴疑不可用請易之又判用猪脾一具實以糯米及蓮
實大實煮爛食之大姑素慧見仙方如此歎曰吾父病
必不起矣其夜戴生在家忽箕筆自搖動若欲書者大
驚試扶之則疾書曰此地竟有此大好事邪史女大姑
以身代父其孝可嘉惜其父祿已盡不能延也上帝憫
之賜其嗣子成名又錄大姑爲泰山侍書羽葆導引從

記七

主

此經過猶未遠也。眾方驚詫，忽聞香氣醲烈，且隱隱有音樂聲，戴與史相距里許，乃追問史氏。史氏猶不知大姑已死也。急入視之，則大姑臥牀上，其體已冰，推尋死狀，蓋服生鴉片煙而死也。次日史病小愈，越十四日竟死。既服闋，其所嗣子補博士弟子員，所謂賜嗣子成名者，信矣。則大姑之爲泰山侍書，亦必不妄也。余雅不信扶箕之術，然如此等事，雖近無稽，而有足勸孝，裨官小說，何妨妄言而妄聽哉？扶箕或謂之扶乩，余按夷堅志：沈承務紫姑一條云：紫姑仙之名，古所未有，至唐乃稍見之。世但以箕插筆，使兩人扶之，或書字於沙中，據此。

則當作扶箕爲是

陳硤石十餘里地名陳莊有主翁者人頗良厚一子弱
爲應童子試矣爲之娶婦甫娶而婦死續聘某氏女未
娶而女又死其子旋發狂疾翁亦久病乃問於箕仙仙
判云此風孽出爾前生陳姓家巨富有地坐者寒士也
負兩百金爾索之急范繼死妻徇夫死子失母亦死其
家遂絕范訟之冥司冥司以爲負債必償索非無理但
爾律首在問心范生本有償意而陳操之過急致范生
一家三命同時而死情殊可憫陳本素封此金爲數無
多難贖不足爲得失乃錄端必較爲富不仁其情又甚

而故判今生以一于兩子婚償其三命亦使絕後所以報也惟念今生尙不失爲長者尙能力行善事或尙可挽回王翁乃矢於神願力行善事且誦高王經滿萬遍復叩問箕仙仙曰冥司嘉爾善念令范生寬二十年限俟爾子生子再償范命矣已而子病果愈

劉雲椒孝廉廷杰直隸通州人道光戊子科舉人甲申年不得志放浪詩酒以卒仁和許信田中丞乃劍宛平史叔平觀察教康其同年中最契合者也死後附箕仙降於許氏成詩文數百言酷肖其生前所爲中丞愕然曰君是雲椒歟何以至是曰然廷杰死三日矣以赴狀未

至故君未知也前身本紫府吏今世無大罪惡一詣城隍司不復拘束因念君故一來耳又一日復附箕言妻孥幾苦諸君存恤之甚善聞叔平有卵翼孤兒之意尤可感也時叔平方謁選京師得雲梯以問念其子尚幼恐以貧廢學欲挈之至官甫起是念未以告人而鬼神於數千里外已預知之亦可異矣

杭州艮山門外有地曰橫塘其地有明兵部尙書胡端敏公祠肇自明季至 國朝一百餘年列入祀典春秋數祭粵寇之亂胡氏子姓凋零祠亦毀於兵火余門下舊有梅堦鵬年與胡氏有連讎復之乃糾合仁和錢唐

南縣縣士具呈請於大府時楊石泉中丞爲浙撫以亂後無可稽考咨詢閩浙總督衙門展轉年餘始於同治十三年二月復建胡端敏公祠由杭州府遣官致祭悉如故事祭後三日海圯忽夢有古衣冠者向之拱手胡氏後人於是夕同得此夢者十人而九是公之靈爽猶未泯也公名世甯字永清宏治六年進士正德中官江西副使忤宸濠得罪戍遼東宸濠誅復起至兵部尙書太子太保明史有傳

仁和魏芸閣士龍余甲辰鄉榜同年也魏爲是科解元其歲年已六十矣生平邃於經史而旁通禪學每日晨

起必先誦金剛經一徧寒暑不輟道光庚戌歲年六十
有六遇兒誦經端坐而逝右手猶作展卷之狀卒後有
傳其爲神者其門人蔡小西孝廉祖武爲龍游校官一
夕夢入公廨中見魏與項梅伯先生並坐於上旁列小
几蔡至爲之起且曰君來大好此閒案牘甚繁可分勞
也其時蔡尙無恙越三日卽逝項先生名名達亦仁和
人嘉慶丙子科舉人先通奉公同年也

仁和魏條三農部大綱僦居宣武門外歷有年所笑道
光二十年忽來一狐仙不見形狀但在空中與人言語
自稱姓名曰胡美髯頗解詩興農部倡和甚歡其詩皆

言一
三
書片紙從空飛下詩句清新書法亦道勁一時傳爲美
譚有術士過其門曰此室有妖氣請爲驅除農部不之
信術者歎息而去未幾都中大疫農部與三子俱死殆
所謂妖孽者歟

杭城孫同伯諸生也元聘施氏未娶而卒光緒五年復
聘同里某氏女婚有日矣孫忽得疾施氏之鬼附其體
而言將與孫俱去孫父母苦求之許以棺以葬且立
主柩家廟皆不可俄而孫竟卒此鬼何強悍如此或亦
孫之數當盡歟

道光十五年杭城大疫死者甚屬市中棺槨爲之一空

武林門外有地名倉基其地有金姓者於前一年除夕
開門外有鬼聲俄又聞若有人言此家有節婦及元旦
開門則見牆上畫一大紅圈異之然亦謂是兒童輩所
爲耳及夏閒疫盛鄰比諸家無一免者而金姓獨無恙
始悟除夕紅圈乃鬼神爲之以識別也節婦姓錢氏爲
金子梅都轉之伯母時守節已三千餘年矣余門下士
高海垞乃節婦之外孫爲余書之

海垞又言錢唐黃成甫茂才維城博學工詩文年三十
餘而卒平生著作零落無存同治十二年仁和錢雨農
廉侯將編詩話致書海垞託爲覓錢維城遺集黃君有舊

獨搜其詩不得耿耿於心一夕忽夢詩料來次日即於
舊帙中得其七律一首月慙目喜錄傳而展并述其夢
文士名心至死不泯亦可悲也昔顧悅君遇先時校見
古衣冠者數百人來謝當非贅語矣

錢唐有貝翁者少有膂力素以意氣自負一日自城外
被酒夜歸憩於白蠟橋下瞥見一婦人趨過覺有異尾
之行抵一村舍婦忽不見叩門入則其家止婦姑二人
是夜適反唇因使覘其婦已扃戶雖經矣亟解縣救之
得不死感翁高義以夜深止之宿翁以其家無男子不
可遂攜燈獨行俄寒風自後來林葉皆散曉曉猶新知爲

鬼不之顧鬼忽作聲若相言者翁怒返擊之鬼乃退及
翁行又言如初翁益怒窮追不已復至於橋下而鷄聲
四起東方白矣

仁和鍾古春明經鳳書生平頗多善行咸豐辛酉歲杭
城再陷死之其二子皆陷於賊次子登甫孝廉世培時
年甫十二爲賊所脅已出城十餘里賊以其年幼力弱
棄之於途是夜宿郵亭中若有人推其背曰速行速行
登甫驚起而昏黑不辨南北其前隱隱有燈光遂從之
行天明至北新關其地有吳姓者知其爲明經之子收
養於家亂定後於光緒元年中式副榜次年登賢書杭

之人咸歎善人之有後也

杭有高君者勇於爲善其少壯時已不殺生晚年并斷
葷血然不奉佛而好言養生能辟穀數日不飢年八十
餘無疾而逝有友人客於成都一日忽遇高於途驚曰
君高年來此何爲時其友適將旋里因約與偕高曰我
尙思游峨嵋山君其先歸有扇一握麈尾一柄煩君攜
至我家并爲傳語兒曹我此來安好勿念也其友抵家
訪之則高死五月矣成都相見之日卽其死日一扇一
麈尾皆殉葬物也此事載高氏家譜門下士高海圻
其族孫也爲余言之

同治八年五月蘇城大風民間所懸衣服

俗字然響山詩云中庭

懸服玩則此字唐已有之

皆隨風而起飛舞滿天有墮十里外者蘇

俗率以稻稈爲薪十餘斤爲一束有陸氏積薪於庭亦被吹去愈上愈高望之若止三四寸者移時不見余門人王夢薇廷鼎時居護龍街忽墮一竹筐筐外書某年某月琴川黃氏置盞常熟人家物也距蘇已七十餘里矣

夢薇又言其家舊住平望鎮柘湖之濱門前多古樹最古者一槐已二百年矣一日大雷雨槐爲迅雷所擊分而爲二雷所劈處有煙燄上騰越日乃止鄰比聚觀並

無他異惟於樹根下掘得黃脂斗許大小不等而皆堅
凝如石椎而碎之又甚黏膩世傳茯苓琥珀生於松下
豬苓生於楓下此或其類歟惜不知何名亦未詳所用
也

壽昌多山故多虎豹有童姓者居於眉林其家畜一母
豬甚大一歲生子十餘內有一頭短頰修尾與凡豕絕
異數日頓長大食倍他豕童老嫗之屏勿使食欲使自
斃其鄰叟曰此豕淺毛被體粗具文理狀頗彪炳得毋
虎豹之屬歟童老曰若然亟當殺之爲此弗摧爲蛇柰
何磨刀霍霍親赴豕豕忽突出追之不及入於山中

數月後有一豹徑詣童氏入其舊闌若甚馴擾羣豕見之狗然驚走豹徘徊良久乃去嗣後月或數至且與他豹及虎俱來出入村舍遇人不噬然村中人甚厭苦之聚眾驅逐如是數次乃不復來

江西李某以貿易往來蘇杭亦老於江湖者也嘗自杭州歸途遇少年求載同舟者咸拒之李見其衣服藍縷躑躅江岸心憐之語同舟者曰孤客無歸大可憐憫何惜此一席之地乎乃招之登舟及至常山將舍舟而陸少年顧諸客曰萍水相逢幸附船驥今行將分手頗思稍盡微意供諸君一飽願聞所嗜諸客曰昨過某處見市

中饅頭頗佳今思之食指猶動旣承雅意得此足矣他不敢請時距其地已遠諸客姑以此難之且知其貧必不能辦也少年曰可乃還至其所臥處蒙被而臥眾呼之曰毋擾清夢眾曰吾曹飢矣饅頭安在曰諸君何汲汲若是頃方起饅裹餽耳臥如故久之覺熱氣縷縷自其被中出眾異焉或曰此渴睡漢鼻息耳俄少年起曰饅頭出籠矣發其衾累累者皆是也眾客飽啖咸果其腹異而叩其術笑不言食已登陸獨約李會於三里外李至少年已先在出數紙爲贈視之自玉山起至李之鄉里止一路舟車悉爲代雇此則各牙郎之票據也李

怪問之少年曰不敢相欺某乃江湖所謂鐵算盤者也
不必揀囊拊篋而能以術取人財舟中諸客所贍已各
分其半矣以君長者故絲豪未取且爲君代雇舟車以
報厚意李大驚又甚感之再三致謝少年曰舟車之費
皆取之諸客何謝焉李曰相距且數百里何能咄嗟而
辦少年曰我輩於千里外物不難立致況數百里內直
咫尺耳又謂李曰江湖閒如我輩者不少君此後囊中
宜置五穀少許或官府印花方不爲術士所算也遂別
李而去李持票據示牙行無不合契沿途舟車悉應付
如數盜亦有道斯之謂與

門人漢陽鄔梅仙言其家好爲扶箕之戲名其壇曰駐
雲壇有明五先生者屢降是壇自言乃元時濟州一狐
也少年時曾盡某氏女爲雷神追擊幾殆其後潛修二
百餘年始挂名仙籍又言修仙之道其過莫大於犯淫
其功莫重於惜命故二百年來惟以惜命爲事雖一草
一木有生意者均不忍攀折也叩以休咎多不答喜談
詩及古事如云宸濠脅有肉鱗王陽明體順而黑皆世
所不知也或問先生何不以狐爲諱曰由狐而仙譬如
白屋中出公卿方以爲榮何諱之有

臨平有某氏嫠婦獨居悲花庵中長齋奉佛有年矣畜

一貓亦不食葷血每食飼以白飯一盞上置豆腐一方呼而戒之曰貓爾其省穢而食之貓噉然若有知者先食白飯飯盡乃食豆腐日日如是余外姊適周氏者之女實親見之余長女聞而笑曰此婦所修未知何如此貓必成正果矣

有某氏者崇於狐延道士驅之道士星冠象簡伏而拜表兩童子執劍侍乃道士未起而童子忽失所在俄聞有聲出自甕視之則二童在焉甕固不甚大不知何以能容二童子而二童子又何從入甕也其議破而出之一椎甫擊而童子在甕中呼痛於是道士術窮不得已

禱於狐聞空中語曰既爾知罪可避去我出童子乃各避他所而童子出矣穽初不破亦不知其何以出也

余前記慈谿小靈峯關牒事茲又聞有一廟淫祀也廟中之神不知何姓塑一女像配之則張氏女也初張氏女從母至小靈峯進香歸而自言神悅其貌將以爲妻自是閉門不與人接而時有香氣出其房中兒女燕喜語亦往往聞焉家人患之莫可如何居數月女腹彭亨矣母以告其父父曰處子而有孕是爲門戶羞立逼女死神憑女而言苟殺是女必禍爾家其父怒曰吾不畏也必殺女女知不免泣曰吾爲此一塊肉而死凡婦女

懷任者我必祐之乃於夜中投水死屍逆流達於廟前
其夕廟祝夢神曰起起迎夫人不解所謂次日其家失
女疑其逃也四出跡之而得其屍其兄憤怒至廟中批
神頰無算又以指爪碎其脯靈峯人聞其事乃塑女像
稱曰夫人至今屢歸輒禱焉香火甚盛二月某日爲夫
人生日紅裙綠鬟相望而神面爪痕竟不可去屢經改
塑瘕瘕如初

杭有徐翁者家於清波門之水溝巷每歲暮祀神必以
雞首一鷄一魚一俗所謂三牲也既撤輒失之初疑奴
輩所竊又疑貓犬食之然無全失之理又不應歲歲如

是一歲祀神畢徐翁親以筠篲盛之而縣之於梁自設臥榻於側臥而偵之人定後忽有瓦甃聲出自廚下無何一人于于然來頭角嶄然若廟中所塑牛頭之狀以頭戴筐而去翁徐起跡之則至廚下而沒乃以物識其處明日集家人掘之不數尺見有階級徐翁疑其中有窖藏之物自入視之階盡忽隱隱有光曲折而進屋宇儼然漆燈熒熒未滅光益從此出也又推扉有朱棺一具巨綆縣之明器之屬羅列左右徐取其銅爵一藏之懷中尙徘徊其閒冀有所得忽左室門闢牛頭人自其內出徐駭極而奔牛頭人亦從之及階而止眾援翁出

卽以土掩之顧視翁色若死灰汗猶泫泫也探懷中出銅爵古色黝然以捕花無不活且能結實洵非近代物也此必唐宋人古墓但牛頭人不知何怪周官方相氏藏口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歐方良此牛頭人其諸所謂方良與

張某紹興人攜妻子至杭賃屋而居其妻自是多病張疑其不服水土使醫治之一夕忽作杭音語張曰此老婦之屋汝何得居此張知有異以屋券示之曰我所賃也曰屋雖汝賃然其下我藏有金銀今爾居此或盜我財奈何張聞其語驚之乃曰爾附我妻而言必爲泉下

人矣金銀皆人閒所用之物爾無用焉若守奚爲不如
指以示我我得爾財爲爾廣作佛事則彼此均有利益
不然猶藏地下雖至百年不獲其用甚無謂也曰汝言
亦有理但須以汝子爲我子我始以所藏付之張欣然
呼其子至拜於牀下其妻撫摩者再仍作杭語曰所藏
卽在牀下如言掘之得一壇緘封甚密發之惟洋錢三
枚簪環數事而已以告則曰老婦耄而善忘固不在此
當在戶限下耳復掘之得二壺一則滿盛清水一則貯
鐵釘無數已生鏽矣又以告其妻作杭音嗷嗷不已謂
乾沒其所藏金張無如何盡以前所得者易紙錢焚之

擬如故乃別賃屋而遷居焉其妻之病始瘳

鄭梅仙言其友金某者死後憑其家女奴而哭告其母
曰兒壽不止此特死於庸醫耳陰律凡壽未盡者必置
之枉死城中陰風冷霧慘不可言幸爲兒多焚紙錢庶
可買他鬼白代問或爲主者所覺奈何曰每日以洋錢
六枚賂主者卽無事矣他鬼亦主者所顧募也問冥中
亦有洋錢乎曰陽世之物冥中皆有之但多焚紙錢一
二可致也其母許之女奴乃蘇問之茫然也

海鹽西門外有吳姓者饒於貲一婢名秋華年二十矣
頗有姿首光緒己卯歲四月中忽有美丈夫據而淫之

既乃謂婢曰爲我告爾主明日掃除後屋以待屋中什物好爲陳設儻有不備或備而不華美禍且立至婢告其主母於是是一家盡知之吳翁以爲妄不之信次日午後有肩輿入其門至中庭而止輿丁啟其簾則虛無人也驚曰吾在東門外有少年負吾輿令舁至爾家今安在歟豈其鬼也因述其人年二十餘衣羅衫手執扇朱麗都聽其語爲冠蓋中人非本地鄉音也翁知有異入內探問則婢已失所在翁室中有牀一具金鉤翠幔頗極富麗亦轉瞬失之因覘之後屋則沙石飛擊人不能近有頃婢自內出傳少年之語屬主人與傳婢一人

爲之上頭又須備盛饌一席次者兩席又須青蚨四圓以備賞犒不從其言且火爾屋翁懼如言備之而家中衣服器皿其佳者悉被擄去雖什襲深藏亦不得免明日婢又傳言須循俗例餽女三日酒食之外宜有裸戲侑觴一日爲十番鼓二日爲日技三日爲盲女彈詞亦曲從之有好事者請入視新婦亦不之拒但見婢盛飾坐牀頭房中紙醉金迷五色眩目餘無所見嗣是每日必有所需閒數日輒一出出必輿輿者但聞其語不見其形也吳翁苦之將使人走江西訴於真人府一日少年忽謂婢曰我今且去矣室中物具在汝苟念伉儷情

一月之內慎勿移動一月不至則承訣矣言已而去吳翁卽時移其物於他所呼婢出嫁之其後竟不復至

海甯硤石鎮之南有地曰大紅村其地有吳姓者本農家子也後以水旱荒其田棄而逐什一之利久之家稍裕遂服賈於外恆數月不歸其妻陳氏雖農女而頗有姿鄰里諸少年皆豔之然陳貞潔自守無可乘也有小姑色僅中人而愁眉顰齒作諸媚態惑之者頗衆性狡工譏常於母前短其嫂母信之故陳恆鬱鬱久之成疾每疾發心輒大痛四體如冰終日不煖惟夜臥則痛止而體亦溫和心異之一夕睡醒覺有人並枕臥大駭推

枕而起則杳矣惶怖無措解帶欲自經忽見少女向之
欬狂笑而言曰姊何鹵莽以儂爲男乎歟陳問卿人耶
鬼也女曰儂非人非鬼實則狐耳已爲姊按摩四夕矣
再如是三夕病卽全愈陳見其修眉秀頰笑鬢嫵然甚
愛之與俱坐問所自來曰儂亦吳姓小字細細舊住海
甯湖神宮今宮圯故一家俱徙儂與姊有緣來相伴
耳自是女不去惟陳得見之小姑聞嫂與人絮語疑有
所私告其母母怒執梃而往先於窗隙窺之陳獨坐燈
下方縫紉故衣寂無他人母以女誑己也將還問之至
其室則見女正與鄰子狎狀甚親母憤甚奔入奮梃撻

鄰子尙抱持女不釋女號呼母恐聲聞於外忍怒走出女與晁終夕固測其故益女雖與鄰子私是夕固獨宿也細細幻形以挫辱之耳然自此百日莫辨矣居月餘細細忽辭陳去曰明日卽君至矣明日吳果至陳爲述其事吳欲一見陳曰集約一月復來且俟其來謀之及市門陳方獨坐而細細至握手笑語如故陳述其夫求見意不可再三言之乃許於道旁一見無勿萌他念若惡作劇則與姊從此絕矣陳諷訪之其日吳自外歸忽見道旁大樹杈桠中坐一女郎衣淺碧色彩淡墨色裙羅襪錦鞵纖不盈握對吳微笑百媚橫生吳大喜趨

而前將緣樹而上忽飛塵眯目痛不可啟掩面而歸爲
妻白其故陳方咎吳狂妄忽聞空中語曰與姊從此絕
矣聆其音細細也陳拉吳俱跪叩頭謝罪拉而留之曰
緣定不能強也明年二月尙可一見言已寂然是時爲
咸豐己未八月至庚申二月杭城陷鄉閭盜賊公行吳
外出未返陳已有孕其鄰村有某甲者素無行且習獵
術恆取孕婦胎以爲藥久聞陳美且知其孕白晝將三
人入其室思姦之而墮其胎陳駭欲死忽皆反奔而出
跪而自投又以手自批其頰頰盡腫口流血鄰里聚觀
甲等驚從此不敢犯陳且願保衛吳氏使不受他害眾

繼爲代求始得扶攜而起歸各大病數月後遂斂戢是
夜陳夢細細來曰今日之事我救姊也上帝以我好善
而貞命爲碧霞宮侍書從此真與姊絕矣

咸豐乙卯科浙江鄉試頭場有紹興某生於卷上大書
一絕云繡鞋踏偏幾回尋相會當年未了因記否紅欄
明月夜樓頭偷占一枝春人詢其故搖首不言至初十
日黎明繳卷而出余門人高海圯與同坐一號先一日
相與論文極相契合其三藝皆已脫槩讀之甚佳乃夜
間忽有此異是必於溫柔鄉中失足者也諸書言科場
果報事類此者極多此則海圯實親見之

仁和高君桂山與其兄嘯蘿讀書西湖之葛林園其鄰
爲梁文莊公祠祠中有柏數十具皆他姓所寄也一夕
聞外有吟哦聲啟視無人閉戶而聲又作乃笑曰如有
吟魂盡來相見久之杳然隔數夕又聞之其聲自西南
來浸至窗外審聽之則嗟歎之聲非吟哦也俄而闐然
一聲其門自啟二人驚顧以爲鬼來然實無所見及臥
夢見一叟曰我粵東錢某老諸生也以謀食來浙死於
此明日斷橋堍下有著青布衣者吾子也吾棺停梁家
祠內東廊下煩兩君指示之二人寤述所夢皆同相與
愕然次日至白隄伺之未至斷橋果有一人來如夢所

言迎問之曰爾姓錢乎其人驚問何以知我乃告以夢
其人果訪尋父柩者也導至梁公祠指示所在并厚贈
之使歸

黃桂圃培榮浙之會稽人道光末官湖北武昌府同知
咸豐二年粵寇至鄂城陷桂圃衣冠坐堂皇罵賊求死
賊繫之并其一妾二子挾以入舟桂圃得閒自沈於江
妾與子皆至金陵長子啟勳時年十一二爲鄉人竊負
以出逃至蘇州桂圃有弟金谿刺史需次於蘇因撫育
之其妾爲賊幽於女館久之放出居鄉閒以縫紉自給
幼子尙孩提力不能養有鄰村婦乞爲子不得已許之

密以鍼刺夫賜二字於兒左肩泣而昇之天賜者兒乳
名也及官軍收復金陵啟勲長矣至金陵訪其母得之
迎以歸光緒四年啟勲預海運之役溺死天津金谿痛
桂圃之無後也其妾因言天賜事乃致書江甯蔣鶴莊
太守物色之得其母子召至署中解兒衣驗其左肩則
天字二畫尙存賜字貝旁亦未泯滅乃謂村婦曰此黃
氏子也判歸黃氏桂圃爲國捐軀固宜有後而其妾
之習節則亦足多矣此事杜筱舫方伯爲余言之筱舫
又言啟勲之溺也失其屍求之數日不得筱舫之弟筱
珊太守時爲江蘇海運津局總辦命以紙作靈位備書

官職姓名置木盆中旁設羹飯匕箸具焉浮之天津浦
口使人駕小舟從之初入水其盆向北逆流及小舟解
維盆卽順流下行約二里許至寶林庵前木盆忽自就
岸則屍已出自水中面貌雖改衣裝宛然乃厚款之並
請於 朝得優卹焉筱舫問弟何處得此法曰咸豐八
年七月有直隸廣文忘其姓名奉檄押送南漕制船舟
中攜有一子以便旋失足入水欲覓其屍有土人傳此
法云鬼神之事誠有不可解者此法屢試屢驗則亦奇
矣惟敢歟歟歟於王事其遺魄自不應葬之魚腹或有神
物護持亦未可知也

周鏡樓南匯縣人曾應童子試生一女而卒初無異
數年之後其女長矣忽大病病中言其父實保護之故
得不死自是日中遂能見鬼而鏡樓卽附其女以與人
言靈異大著自云在冥中錄卹文書頗能作威福有前
心禽者娶於周氏與鏡樓兄弟也己卯秋病甚鏡樓之
女往視之見鬼往來甚多問之鬼神神言無有女曰吾
所親見安得云無於是體神窮治之告女曰是於某月
日賂門神而竊入者也其夜鏡樓至其家人輒跪求之
鏡樓詰問鬼鬼自言姓李名儒奎浙江人八世前爲王
氏女潘氏婦心禽八世前爲某氏子與之私後有孕服

墮胎藥而死歲月雖遠怨毒未消累世尋求至今始遇
必索其命乃去鏡樓勸之再四且許延道士爲誦經鬼
不可鏡樓怒曰汝不知吾周鏡樓乎汝能出吾掌屋中
歟鬼始聽命曰苟延道士誦經願誦大梵經若玉皇經
則在冥中爲最下田土不願得之也謝氏從其言病良
己鏡樓又言有顧春船者戊子科舉人在冥中頗有勞
力己得爲冥吏乃其所薦也以是觀之冥間營營亦與
人世無異矣